



后 裔

the
Descendants

「美」考伊·哈特·海明斯 著
Kauai Hart Hemmings
钱峰 译



后
裔
the
Descendants



「美」考伊·哈特·海明斯 著
Kau I-Hart Hemmings
钱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裔/(美)海明斯著;钱峰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8

书名原文:The Descendants

ISBN 978-7-5118-3758-5

I. ①后… II. ①海… ②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0738 号

后 裔

[美]考伊·哈特·海明斯 著
钱 峰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 恒
责任编辑 柯 恒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 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 磊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5
字数 223 千
版本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3758-5

定价:3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第一部分

小打小闹

烈日炎炎，鸚鵡啁啾，棕榈树随风轻摆，可这又怎样？尽管我身体健康，此刻却身在医院。我的心脏在正常跳动。我大脑里的所思所想也清楚明白。而我妻子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姿态宛若飞机上熟睡的乘客。她身体僵硬，头部歪向一侧，双手放在大腿上。

“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她平躺着呢？”我问道。

“等一下，”我小女儿斯科蒂说完便拿起一台快照照相机，给她妈妈拍了张照片。在她忙着照相的当儿，我找着病床边上的按钮，把妻子的上半身调低了些。等她整个身子差不多呈平躺状态时，我松开了按钮。

我妻子乔安妮已经陷入昏迷状态二十三天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必须根据主治医生的最终诊断结果做出决定。事实上，我只是要听取医生对乔安妮身体情况的意见。我并不需要做什么决定，因为乔安妮之前曾立下过遗嘱。她要像往常那样做出属于自己的决定。

今天是星期一。约翰斯顿医生通知我前去谈话的时间是星期二，这次约好的会面让我感到很紧张，那感觉就好像我要赶赴的是一场约会。我不知道该如何表现，该怎么讲话，也不知道该如何穿着。我事先对届时可能的回答和反应进行了演练，可我所准备的只能应付有利情况。我并没有考虑备用方案。

“你看，”斯科蒂说。她真名就叫斯科蒂，乔安妮觉得用她父亲斯科特的名字给女儿命名是件很酷的事。我并不赞同她的看法。

我看了看她拍好的照片，这看起来和其他所有人在别人睡觉时偷拍的快照没什么分别。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觉得这样的照片有趣。一个人睡觉时很多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似乎是此类照片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看看你自个儿有多脆弱，有些事情是你意识不到的。不过，从这张照片里，你可以看出，乔安妮并不只是睡着了这么简单。她身上插着点滴管，嘴里还有一根连接到呼吸机上的气管插管帮助她呼吸。她依靠一根导管进食，所使用的药物足够斐济一座岛上的整个村庄所需。斯科蒂为了完成学校的社会课作业，在记录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躺在女王医院病床上的乔安妮，这是她陷入昏迷后的第四周，她的格拉斯哥昏迷指数评估是十分，斯阿米哥斯认知功能则是 III 级。事发当时，她正在进行一场比赛，驾驶着一艘机动船以八十英里的时速向前开进。不过，我认为她会好起来的。

“她对外在刺激一般有自觉的反应，可是，有时她只有特定的反应，而且这些反应前后缺乏一致性。”这是一位年轻的神经科女医师对我所说的。她说话时左眼皮微微在跳，语速也相当紧促，让人很难有机会插话提问。“无论刺激物是什么，她的反应很有限，通常没什么变化，”她又说道。在我听来，这些都不是好消息，可是我相信乔安妮仍然在坚持着。我想她会没事的，总有一天她会恢复正常。我的看法一般错不了。

“她当时比赛是为了争夺什么？”女医师问我。

这个问题把我弄糊涂了。“我想是为了赢吧。为了第一个到达目的地。”

“关上吧，”我对斯科蒂说。她先把照片夹到书里，然后用遥控器关掉了电视。

“不，我指的是这个，”我用手指了指窗户那边——阳光和树木，鸟儿在游客和疯女人扔在草地上的面包屑间跳着觅食。“把这关上，看着真难受。”在热带地区，一个人想忧郁都难。我敢说，一个人在大城市可以闷闷不乐地走在大街上，没人会上前询问你的情况或是鼓励你展露笑颜，可是，在这里，所有人都认为，住在夏威夷的人都是幸运儿，生活就该快乐如天堂。我觉得天堂之说可以滚一边去了。

“讨厌，”斯科蒂说道。她拉上了厚重的窗帘，把窗外的一切拦在了外面。

我希望她不会明白，我这么做意在评估她的行为，而且，我对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非常担忧。她脾气容易激动，行为让人难以捉摸。她现在年仅十岁。人们十岁时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她一边拿手指在窗户玻璃上划来划去，一边咕哝道：“这有可能会让我患上禽流感的。”接着她又用一只手在嘴边画了个圈圈，发出让人不快的噪音。她简直是疯了。没人知道她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说到她的脑袋，她绝对需要理发或者梳梳头了。她头顶上的乱发跟鸡窝似的。我想知道，她是在哪里剪的头发？她以前剪过头发吗？她用手抓完头皮，然后低头看着指甲。她的衬衫上写着这样的字样：虽然我并不是那种女生，但我可以变成那样！我很欣慰她的样貌并不是太漂亮，可我随后也意识到，这个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我看看手表，这是乔安妮送给我的。

“这款手表的指针熠熠发亮，而且表盘是珍珠母贝材质的，”乔安妮说。

“花了多少钱？”我问道。

“我怎么也没想到，你见到手表后所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个？”

我看得出来，自己的话伤了她的感情。她事先在挑选这件礼物上花了不少工夫。她素来喜欢赠人礼物，喜欢留意身边人的需要，然后给他们送上一款礼物，意图让对方觉得她肯花时间了解和倾听自己。至少，在我看来，这就是她的行事风格。我不应该问她礼物的价格。她也只不过是想证明她是懂我的而已。

“现在几点了？”斯科蒂问我。

“十点三十分。”

“那时间还早呢。”

“我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做什么。我们俩来这儿探视乔安妮，不仅是因为希望她昨晚的情况能有所好转，希望她对光、声音和引人苦楚的注射产生反应，更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斯科蒂原先白天上学，每天由埃丝特负责接送，不过，这周我觉得她应该多花些时间在医院，多跟我待在一起，所以我把她从学校里接了出来。

“你现在想做什么？”我问她。

她翻开了剪贴簿。她似乎一天到晚都抱着它不放。“不知道。吃东西吧。”

“你平时这个时间都做什么？”

“在上学。”

“那如果是星期六呢？你会做些什么？”

“去海滩玩儿。”

我尽力回想上次她由我全权照管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当时我们

是怎么过的。我想那是她大约一岁时的的事了，一岁半吧。乔安妮那时要乘飞机去毛伊岛参加拍摄，一时之间找不到保姆照看孩子，而且她父母也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来帮忙。我当时手里有一宗案子要忙，所以尽管留在了家里，但也免不了有工作要做。于是，我便把斯科蒂连同一块香皂放到浴缸里，在一旁观察会发生什么事。她在水里扑腾，试着想喝浴缸里的水，这时她发现了香皂的存在，于是就伸出手去抓香皂。香皂从她的手边滑走了，她再次去抓，稚嫩的小脸上充满了惊奇。我见状迅速溜回客厅的办公桌前，手边还放着一台婴儿监控器。只要能听得到她在咯咯笑，那么我便知道她没有被水淹到。我不知道这个办法是否依然管用——把一块“爱尔兰之春”牌香皂和她一起放进浴缸里。

“我们可以去海滩，”我对她说，“你妈妈平时会带你去俱乐部吗？”

“这还用说。要不然我们还能去哪儿呢？”

“那我们就这么安排吧。你先跟妈妈说说话，然后我们见见护士，接着就回家准备东西去海滩。”

斯科蒂从相簿里拿出一张照片，用手揉碎后丢在一边。我不知道这是张什么照片，是不是她拍乔安妮在病床上的那张？很可能不是那些合家欢照片。“我希望，”斯科蒂说，“我应该许什么愿好呢？”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游戏。她常常会说出一个地方的名字，一个她希望我们此时此刻出现的地方。

“我希望我们在牙医诊所，”她选定了地方。

“我也是。我希望医生给我们的口腔做 X 光检查。”

“那么妈妈在做牙齿美白，”她说。

我真的希望我们是在布兰奇医生的诊所，我们三个在麻醉药的作用下，嘴唇渐渐失去知觉。在这种情况下，牙根管治疗显得非常有趣。事实上，任何治疗都显得相当有趣。实际上，我此时真希望可以回家工作。我必须得作出决定，选择由谁接管这块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属于我们家族的土地。这将是我们的家族最后一宗土地财产，而六天后，就是我和堂兄弟们开家族会议的日子，因此我迫切需要在那之前做好认真的研究。这是我们的最后期限。六天后的下午两点，我们要在六堂兄家里见面。到时候，我们要选出一名买主。我把这件事搁置这么久才去考虑，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不过我认为我们家族这么长时间以来也不外乎如此。我们无视祖先留下的遗产，等着别人来干预我们的资产和债务问题。

恐怕我得让埃丝特带斯科蒂去海滩玩了，可当我正要与她联系的时候，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心内很羞愧。妻子在医院病床上躺着，女儿需要父母的照顾，而我又要工作。这等于我要再次将她独自一人放进浴缸里。

我看见斯科蒂注视着她妈妈。她背靠着墙，两只手摆弄着衬衫的下摆。

“斯科蒂，”我开口说，“如果你没有话要说，我们还是走吧。”

“好啊，”她说，“我们走。”

“你难道不想跟妈妈讲讲学校的事情吗？”

“她从来关心我在学校的事情。”

“那说说你的课外活动怎么样？你的日程比总统排得还满。你有剪贴簿，拿给妈妈看看。你前几天学玻璃吹制时做成了什么？”

“一面锣，”她答道。

我认真观察着她在回答之前的反应。她的回答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从来不知道她是否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很有趣,”我说,“那么,这面锣是什么东西?”

她耸耸肩说:“是一个高中男生教我制作的。他说上面既可以盛薯条和调味汁,也合适装任何我叫得上名的食物,类似于一种大浅盘子。”

“那现在这面……锣还在你这儿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她说,“可是,拉尔森老师叫我把它做成了一个花瓶。这样我就可以在里面插上花,送给她。”她用手指向她妈妈。

“这是个好主意!”

她满脸狐疑地看着我说:“你不需要大惊小怪的。”

“对不起,”我说。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小孔。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感到担忧,可我就是不紧张。我知道乔安妮会没事的,因为她一向就有逢凶化吉的运气。她的身体会恢复健康,斯科蒂会有妈妈,我们两人会好好谈谈婚姻中存在的问题,而我也可以抛弃之前对她的种种猜疑。我会卖掉土地,出钱给乔安妮买艘船。这对她将是个大惊喜,她肯定会开心得仰面大笑。

“上回你可是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斯科蒂说。

“是的。”

“上次你撒谎骗我了。”

“我知道,斯科蒂。对不起。”

她所说的是我上次住院的事。我骑摩托车出了一次小事故,不

小心摔在路边,整个身子冲过摩托车前把,跌到一堆红土里。事故过后,我回到家给乔安妮和斯科蒂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但坚持说身体没事,不需要去看医生。斯科蒂给我做了一些小测试,想证明我所说的话并不足信。乔安妮也加入进来。她们俩扮演小坏蛋和大坏蛋的角色。

“这是多少根手指?”斯科蒂竖起她的拇指和小指问我。

“天哪,”我抱怨说。我可不想接受这样的测试。

“回答她的问题,”乔安妮说。

“两根吗?”

“好吧,”斯科蒂谨慎地说,“闭上眼睛,摸着鼻子,单脚站立。”

“拜托,斯科蒂。我怎么也不能这么做,你把我当成醉鬼司机了。”

“按照她说的去做,”乔安妮大声嚷道。她在我面前总是大声嚷着说话,不过这确实只是我们彼此对话的方式而已。她的嚷嚷让我觉得既被动,却又充满关爱。“摸着鼻子,单脚站立。”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以示抗议之意。我知道自己身体有些不大对劲,可我更不想去医院,只希望身上的伤痛自行痊愈。我当时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我抬头有些困难。“我没事的。”

“你真行,”乔安妮说。

当然,她说对了。“没错,”我说。我可以想象看病的情形——“你受伤了,”一位医生会这么对我说,然后他会收我至少一千美元的诊疗费,让我做没必要的检查,还会就避免诉讼的问题给我提供一些不大靠谱而且谨慎过头的建议。接着,我还要跟保险公司打交道,他们因为不想赔偿,就会拿出保险文件丢失之类的借口。此时,医院会

寄账单给我,因此我就不得不打电话跟一些连普通教育程度都达不到的人进行交涉。即便是现在,我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那位语速飞快的神经科女医师对乔安妮的神经外科医生说,他们只需维持氧气供给并控制她脑子里的肿块。这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如果一个人只需充足氧气的话,那就应该不必做手术了。

“看着你自己,”乔安妮说。我当时正在看着墙上的一幅画,上面是一条死鱼,我试图记起这幅画我们是在哪里买的。我试着读出画家的名字:布雷迪·丘科尔?还是丘吉尔?

“你连这个都看不清楚了,”她说。

“那我又怎么能看着我自己呢?”

“闭嘴,马特。做好准备,到汽车里去。”

我做好了准备,然后坐到车里。

检查结果表明,我的第四脑神经受到了损害。这根神经连接着眼睛和大脑,这也就是我看东西模糊的原因所在。

“你当时可能会死的,”斯科蒂对我说。

“不可能,”我说,“第四脑神经?根本不重要。”

“你撒谎了。你说你没事。你说你能够看到我的手指。”

“我没撒谎。是我猜对了。而且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得到了一对双胞胎。出现了两个斯科蒂。”

她斜眼看着我,怀疑我这个借口有几分是真的。

我记得我住院的时候,乔安妮把伏特加倒进我的吉露果子冻里。她带上我的眼罩,和我一起医院的病床上睡午觉。那感觉真美好。那是我们在一起所经历过的最后一件美好的事。

我怀疑她爱上了别人。她刚住进女王医院的时候,我在她的钱

包里找她的医疗保险卡,里面有一张写在蓝色硬纸上的小纸条,似乎是专用于传达秘密消息。纸条上写着:想你,我们在Indigo 餐厅见。

这张纸条看似有些年月了。她总能找到已经褪色的收据(那是很久之前度假时收到的),能找到一些已经关门大吉的企业的名片,还有《未来水世界》或《光荣》的电影票根。这张纸条也有可能是她某位同性恋模特朋友写的。他们之间总是说那些肉麻的话,而且纸条的颜色是女性化的蒂梵尼蓝。于是我消除了怀疑,尝试着去忘记那张纸条的问题,可是最近我又发现,自己想起了她狡黠和轻浮的个性——她一杯接一杯喝酒的架势,饮酒所导致的后果,还有她和女伴们在外度过的夜晚时光——当我这么一考虑的时候,她的外遇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我忘了,乔安妮比我小七岁。她需要感到被人需要,可我却经常忙于工作,无暇称赞、取悦或关心她。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想象她真的有外遇。我们彼此相识相知超过二十年。我们拥有对方,并没有奢望太多。我喜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而且我知道她也是如此。我的这些猜疑,现在并不合时宜。

斯科蒂仍然眯着眼睛看着我。“你可能会死的,”她说。

我觉得自己的那次事故与一切无关。最近以来,斯科蒂指出了我不少缺点、花招和谎话。她是我的面试官。我是替补候选人。我是父亲。我猜她和埃丝特是想让我为这个角色做好准备。不过,我想告诉她们没问题。我只是替补球员,球星很快就会回归的。

“你还想干什么?”我问道。

她坐在地板上,下巴搁在一把椅子的椅面上。“午饭,”她回答,“我饿极了。还有苏打汽水。我要喝汽水。”

“我希望你和妈妈说话,”我说,“希望你在我们走之前就说。我可以给你去买汽水。我会给你留一些私人空间。你可以和妈妈独自说话。”我站起身来,把胳膊举到头上,伸了个懒腰。我低头看乔安妮的时候,感觉很难受。我必须跑来跑去。

“你要节食吗?”

“你觉得我胖吗?”斯科蒂问我。

“不,我觉得你不胖。可是埃丝特给你吃了很多糖。如果可以的话,我要让你戒戒瘾了。现在的事情变化得很快。”

“什么是戒瘾?”她把纤瘦的胳膊举到头上,伸了个懒腰。我注意到她在学我的言行。

“那是你姐姐应该做的事,”我含糊地说道,“我很快就回来。你哪儿都别去。跟你妈妈在这里说话。”

我走进医院安静的大厅。中央接待处那儿有护士和接待员，探视病人的家属正等着他们抬头允许自己进去探访。每次我经过其他病人房间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朝里面看，可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所以我往乔安妮隔壁病房里瞅了瞅。这间房住的病人人缘很好，里面常常满是家人、朋友、气球、花环和鲜花的身影，仿佛生病为他带来了功勋一般。今天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间里。他光着脚，一边从浴室里往外走，一边系上病人袍的带子。他在医院的种种迹象，表明他是一个身体颇为硬朗的人，但是，穿上袍子的他，现在看起来比较虚弱。他拿起搁在桌子上的卡片看了看，然后放下卡片，慢吞吞地走到床边。我不喜欢这种慰问卡，就像叮嘱某个人旅途平安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真的是无能为力的。

我继续往中央区那边走去的时候，看见乔伊和另一名护士朝我迎面走来。乔伊*人如其名。

“金先生，”她说，“你今天好吗？”

“挺好的，乔伊，你呢？”

“很好，很好。”

“那就好，”我说。

* Joy，在英文中有“欢乐”之意。——译注